

连队的老柿树

毛维祖

我当新兵所在的连队，位于豫西陕县一隅偏僻的小山村。30多年一晃而过，连队发生过的事情也多半模糊了，但在我脑海深处始终挥之不去的是连队卫生室旁边的那棵老柿树。

高考落榜之后，我参军来到了豫西腹地山村的一个连队。我被选拔为连队的卫生员，也结识了卫生室旁这棵老柿树。

关于这棵老柿树的来龙去脉，我曾悄悄地问过许多老兵，他们的回答仿佛商量过似的：他们当新兵时那棵老柿树就屹立在那里了。在他们的记忆里，这么多年过去了，树干似乎并没有长粗，树冠也并没有变大，一年年青翠葱茏，一年年果实硕大。

豫西山区冬季，滴水成冰，营房周边乌蒙蒙的一片，许多植被光秃秃的，唯独老柿树展示着自己的英雄本色，粗壮的树身表皮斑驳，根条暴露裸骨，盘根错节的根端虬爪般地扎入地下，通体乌黑坚硬，坚若磐石。笑迎寒风劲吹的巨大树冠和荷枪实弹伫立于岗楼上士兵的身影相互守望，遥相呼应，为空旷寂寞的豫西山村挥洒出几分威武雄壮，更为寒冬里的山村平添了许多生机和活力。

阳春三月，老柿树循着春的讯息，和着战士早春巡逻的脚步，一溜烟赶趟似的抽枝发芽，挂蕾待放。这个季节也是战士最渴望的季节，恨不得一下子就甩掉身上厚重的绵羊毛皮全套行头，开犁破土，种菜点蔬，当然我也抽空侍弄一下老柿树，但老柿树好像也没有过多苛刻的要求。贮藏一冬的雪水已经远远满足它的水分要求，只需要少施铁成分和泡豆饼之类，便可以保证秋季有一个好收成。

初夏，当桃树、杏树、枣树都挂满果实的时候，恰恰是柿子树花开飘香的季节。柿子树的花很特别，极小，米黄色，呈四棱状，形如玉冠。这时老柿树的人气最旺，浸满一身汗水的，粘着泥土的训练场走下的战士，执勤结束拖着疲惫双腿的官兵，不约而同地来到老柿树下，吹吹凉风，拉拉家常。探亲归来的老兵在树下将土特产给大家分享，顺便报告一下自己探亲的喜悦，这时的老柿树也仿佛有了灵性，极力张开它宽阔的怀抱为大家遮荫挡雨，扇风消暑。

深秋时节，极目远眺，连队的营院周边恰似丹青妙手绘就的一幅巨大的山水图。蓝天绿野间，微黄的荆棘、山毛草是衬托，间或一簇簇一片猩红的野蜡树、野山楂的点缀，而浸染其间的点点橘红，便是柿子树。老柿树上的柿子像一盏盏小灯笼，迎风摇曳。每当这个时候，一茬服役期满的老兵早已整理好自己洗白了的军装，带着一脸刚毅，一步三回头地道别柿子树，道别老连队。柿子又获得了大丰收，但没有一个人去采摘，这也形成了传统。柿果留给谁呢？一说是留给鸟儿的，否则明年谁给官兵送来欢乐呢？一说是留给离队老兵的一种念想，盏盏小灯笼就像一颗颗会眨眼睛的星星，呼唤着天南地北的老兵：“老连队有你的青春和奉献，有你的感恩和欢乐，有你的成长和收获，有空回来看看……”

丙申春鉴

张国臣

六十春秋敦先贤，
家风环境定坤乾。
勤能补拙是正理，
书可增谋乃真训。
成由俭朴败奢侈，
兴坏事实空弹。
上善厚德实舍离，
留余厚德方康安！

腰斩是古代酷刑中的一种，极其残忍。所谓腰斩，顾名思义，就是从腰部猛砍一刀，将处以这种刑罚的犯人斩为两截……

但是，到了清朝雍正年间，一个名叫俞鸿图的官员由于一桩科考案被处以并实施了腰斩之刑，雍正皇帝把腰斩之刑废除了。

俞鸿图是浙江海盐人，字麟一，康熙五十一年进士。雍正初登皇位时，雍正的八弟在朝会上联络许多大臣向雍正皇帝发难。这时，官微职低的俞鸿图看准了时机，挺身而出，慨然出面维护了雍正皇帝的尊严，得到了雍正皇帝的赏识。这是俞鸿图发迹的开始，若是不出意外，俞鸿图完全可以在当时的官场上春风得意，平步青云。可是，俞鸿图的生命中偏偏出现了意外。

雍正十年，俞鸿图被任命为河南学政，相当于河南省的教育厅长。

这一年，雍正皇帝下圣旨进行科考的时候，俞鸿图奉旨到湖北武昌做了三年一考的科考主考官。他严锁试院的门户，并安排手下人分别在试院内外站岗值班，严密防范，任何人都不得擅出，以杜绝考场的传递作弊行为。但是，问题还是出现了。

本来，清朝的规定很严格，到外地当主考官的官员，是不能带家眷，不得在外交朋朋友，不得外出居住。总之，到外地当主考官的官员是要尽力回避一切会惹起瓜田李下之嫌的事的。偏偏在这个

时候，俞鸿图新近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小老婆，他就住在武昌租了一个房子，把这个小老婆也带到了武昌。让俞鸿图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个年轻漂亮的小老婆居然跟她的奸夫串通，用计使俞鸿图自动把考试的题目和盘托出，然后，以高价卖给当时的考生。而且，俞鸿图的小老婆和她的奸夫还暗地里背着俞鸿图收受贿赂。搞到最后，连那些目不识丁的戏子都通过了考试了，弄得人们议论纷纷。科考泄露考题的事很快传到了湖北巡抚王士俊的耳里。王士俊和俞鸿图素来不和，于是，王士俊当即写了奏折，以六百里加急送往京城。雍正皇帝见奏折，勃然大怒，立即派出钦差大臣到湖北武昌，令其查证实事。

开始，俞鸿图对此并不知情。但是，最后人证物证俱在，俞鸿图有口难辩，只好认罪。接着，俞鸿图的案子由刑部报到了当时的皇帝雍正那里。雍正皇帝是一个非常痛恨贪官污吏的人，尤其是他一见自己极其器重的俞鸿图竟然是贪官污吏，气不打一处来，他挥笔就把刑部给俞鸿图判的斩刑改判为腰斩。

腰斩俞鸿图的刑场就在武昌城最热闹的街市上。当时，由一个叫邹士恒的接替俞鸿图的职务，并且由邹士恒负责监斩俞鸿图。而这个邹士恒，正是俞鸿图的儿女亲家。这大概是雍正皇帝的刻意安排。雍正皇帝事先不让邹士恒把腰斩的处罚告诉俞鸿图，慑于天威，邹士恒一点也不敢把腰斩

之刑告知俞鸿图及其家人。直到临刑的时候，俞鸿图及其家人才知道。俞鸿图及其家人以为就是充军发配之类的处罚，根本没料到会是腰斩的刑罚。俞家人事先也没做准备，这个时候再想打点刑场的刽子手，已经来不及了。刽子手没得到俞家人的一点好处，按照他们过去的做法就让犯人死得不痛快……

俞鸿图受刑后，身躯成为两截，却并未立刻死去，神智还清醒。痛苦万状的俞鸿图，上半截身上的两手撑着地面，以指头沾血，一连写下了七个“惨”字，才慢慢痛苦地死去。《清朝野史大观》中说：“俞君（俞鸿图）既斩为两段，在地乱滚，且以手自染其血连书七‘惨’字。其宛转未死之状，令人目不忍睹。”历史上被处斩的官员太多了，数都数不清，没人会记得。可是，俞鸿图却以腰斩这种特殊的受刑方式让历史记住了。

俞鸿图腰斩固然是前有古人，却是后无来者了。目睹了俞鸿图被腰斩的惨状，心胆俱裂的邹士恒在给雍正皇帝的奏折中，将俞鸿图死时的惨状作了描述，雍正皇帝听后，竟然动了恻隐之心，于是，他降下圣旨，废除了腰斩这一刑罚，腰斩的刀具也就从此而封在了岁月的烟尘中。雍正皇帝的圣旨中写道：“由今始，废除腰斩刑。”就这样，我国从春秋时代开始实行的腰斩，到清朝雍正年间被废除，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俞鸿图也成了最后一个死于腰斩的人。



知音图（国画）马海方

波西米亚

张力平

波西米亚（Bohemia）位于捷克中西部，历史上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吉普赛人的聚集地。

波西米亚人行走世界，服装融合了多地区多民族的特色：俄罗斯层层叠叠的波浪多褶裙，印度的珠绣和亮片，摩洛哥的皮流苏和串珠……种种丰富的色彩和多变的装饰手段等手工打造的精巧被统一在不羁和流浪中。

波西米亚是自由洒脱、热情奔放的代名词。波西米亚风格绝不局限于波西米亚这个地方，它的范围比我们想象的大多了。波西米亚风格代表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浪漫化、民俗化、自由化。它保留着某种游牧民族特色，特点是鲜艳的手工装饰和粗犷厚重的面料。在越“邈远”越时尚的流行文化世界里，波西米亚风格以其浓烈的色彩、繁复的设计、嬉皮与雅皮的结合、流苏、涂鸦等带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和神秘气氛。这种被称为“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小资情调”的服饰风格对简约风格形成了巨大冲击。从波西米亚长裙，到波西米亚首饰，甚至到波西米亚风格服装——热烈、优雅，让你成为聚会的焦点。

波西米亚风格崇尚自由个性，把没有原则当成原则。把一石一木一珠一布组成时尚，是波西米亚的精髓。波西米亚风情充斥着欢愉与平和，透露着爱与愉悦，彰显着自由与趣味，又伴有一丝神秘色彩，真是让人无限向往。

波西米亚是一种艺术家气质、一种时尚潮流、一种反传统的生活模式。

德沃夏克是音乐家中的“波西米亚人”；凯特·摩兹是第一个穿出波西米亚风格、褪色牛仔褲和流苏配饰的时尚偶像；而波希米亚风格更是狂放性感的拉丁天后詹妮弗·洛佩兹与生俱来的……连华丽时尚之都纽约，都是波西米亚的基地。如今，波希米亚风格行遍全球，为众多明星和潮人所爱。“魔都”上海的街头，也经常闪现这一“时尚亮点”。而小区里的那些摩洛哥美女留学生，更是玩转波希米亚风格，衣着、打扮非常惊艳，堪称样板！

《一个人》

刘菲

在《一个人》这部作品中，作者虚构了一个高度集权的社 会，这个社会没有个人，只有集体。人没有自己的名字，只以一个口号加一串数字来加以区别，人甚至不知道“我”这个字眼，但只要表示“我”的概念，都用复数的“我们”来代替。

主人公“平等7-2521”与众不同，虽然自出生起就被灌输集权的思想，人身自由完全被剥夺，也不能如愿以偿地进入研究机构，反而被判定做终身的清道夫，但他依旧凭借直觉与天赋，追求着知识和理性。

聪明的主人公在没人察觉的情况下发明了电灯。可是专家学者们“欣赏”了他发明的电灯后，胡乱给他扣上一项罪孽的帽子，想要置他于死地。愤怒无奈的“平等7-2521”只能落荒而逃，逃入“原始”森林，等待被野兽吞噬的命运。

作者安·兰德（1905—1982），俄裔美国作家、哲学家。青年时代从苏联流亡美国，以其小说和哲学闻名于世界。1957年《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出版，成为美国历史上仅次于《圣经》的超级畅销书，被誉为对美国影响最大的10本书之一。

批颂扬工农兵形象的好作品，文字和风格更贴近老百姓，更适合老百姓的阅读口味。1946年，丁玲参加了晋察冀土改工作队，在河北桑干河畔的温泉屯村考察，与农村大娘同吃同住。两年后，反映土改生活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问世。1951年，这部小说获得斯大林文学奖，并被相继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出版发行，成为丁玲一生荣誉之冠。

1955年，丁玲等被诬为“反党小集团”，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84年中组部为其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丁玲重返文坛后，尽管担任了很多社会职务，如中国作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政协文化组组长等等，各种会议、外事活动也很多，但她不顾年迈体弱，抽出时间勤奋写作，培养青年作家，创办《中国》杂志，拉赞助跑经费约稿件，亲力亲为。当我看到八十高龄时的手稿，真的是“蓝笔写，红笔圈”，修改的地方密密麻麻，几乎每句都有修改，有的一张稿纸，改剩下的文字不到五分之一；当我看到一张她创作时的照片，因为她长期患有腰疼病，不能久坐，就脖子下挂个木板写作；当我看到她临终时的遗言：“您们高兴吧，我肯定成佛”……我眼睛湿润了，正是为了丁玲对文学创作的严谨和认真，对生活的积极乐观，所以才成为20世纪中国文坛最有才气的女作家之一。

丁玲公园

侯发山

里，安放了200多件丁玲的遗物、相关历史文献以及800多幅图片。除了传统的静态展示，纪念馆内还大量运用了现代的声光电技术，其中影视作品展示厅、丁玲书吧颇具特点，而丁玲在延安生活的场景还用幻影成像的形式呈现出来，将丁玲的生前身后事用多种手法娓娓道来。

在丁玲纪念馆，看到丁玲的“创作要有情、有胆、有识、有文”“到群众中去落户”等讲话标题，虽然没有讲话内容，但足以看出“走进人民中间，才能写出好作品”的观点，这与今天提倡的作家要“深入生活，关注弱势群体”是一致的。丁玲不但这样讲，还身体力行。1944年，丁玲主动申请去陕甘宁边区体验生活。她在边区写出了报告文学《田保霖》，赞扬合作社的模范人物。毛泽东看到后一夜难眠，第二天专门派人送信请丁玲吃饭，之后对这部作品多次表扬。此后，她陆续写出了《魑魅世界》《民间艺人》《我在农村的时候》《袁广发》等一

连载



“哟，对不起。”许平秋笑着道歉。

“谢谢许处，您还记得我？”女警很高兴，许平秋给她发过立功奖章，不过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禁毒局外勤上没几个女人，要记不得那就是脑瓜不管用。你们的设备能覆盖多大范

“您不是讲随时可以选择放弃吗？我还纠结什么？有逼人去犯罪的，可没人是被逼着当警察的。只要有随时退出的权利，永远都不会纠结。”余罪用他自己的辩证法说道。许平秋听得出这小伙子气里的傲意，笑着说：“很好，如果有一天你准备全部放弃的话，我希望你是这种心态，那样的话就不会留下什么遗憾了。”

“我努力做到。”余罪道，慢慢地站起来走到了前排，像生怕真实的想法被窥破一般，车门打开的时候，他从容地起身，下了车。

那辆中巴摇摇晃晃地走了，开得很慢，在滨海市的街上很容易见到这种车。一直未发一言的司机等了很久才开口向后面沉默的许平秋问道：“许队，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对刑警还有这种训练科目？”

“知道教会一个人游泳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吗？”许平秋以问代答，道了句。

“是什么？”司机道。

“很简单，直接把他们推下水。”许平秋笑道。

许里有一份隐藏的担忧，对

于这帮没见过世面的傻小子，他现在的心反倒悬上了。

车行出不远，他示意司机道：“回岳西煤炭大厦，你们给我当后勤支援，接下来和王武为得给他们当好奶爸啊，保证一天之内得把所有的人看一遍……真不行的话，得把他们安安全全交到父母手里，不管穷家还是富户，这些小子都是宝贝。唉！我真不知道这回会让我看到一个什么结果。”

煤炭大厦是由岳西省煤炭厅在此地修建的，是一座三星宾馆，傍晚时分，一位年过三旬的中年男子焦急地等在大厦门口。

没人知道这位叫杜立才的客是岳西省禁毒局一位外勤队长，被派驻东江省追踪一例贩毒案件已经三个月有余。烟抽了若干支，等那辆中巴停下时，杜立才快步迎了上去，和下车的许平秋握手，招呼着司机高远去吃饭。高远知道两位领导要谈事，避开先进楼里了。

寒暄了几句，许平秋开门见山问道：“有新任务，你们廖局长没和你们通过气？”

“廖局长电话上说过了，让我

们调拨归您指挥。”

“这就是了，厅长办公会做了决定，从现在开始，你们直接向我负责，切断和家里的一切联系。”许平秋道。一听有新任务了，杜立才的精神稍振，挺着胸说道：“许处，下令吧，我都快憋死了，所有装备和人员，今晚就可以撤走。”

“毛躁！性子这么急，真不知道你这组长是怎么当的。”许平秋不悦地呵斥了句，像训小学生一样，把杜立才说得好不羞赧。

顶层连排的六个房间和一个会议室，就是这个行动组的临时驻地了，据杜立才介绍，这是向煤炭大厦征用的地方。走进会议室，四名队员起身，向许平秋敬礼，许平秋笑着摆手道：“咱们都出门在外，别这么拘谨啊。”

许说罢他饶有兴致地弯腰看了看会议室几部专配的警用笔记本，连着的粗天线延伸到窗外。抬起头时，正对上位面容姣好的女警，短发，大眼，圆脸。他笑着问：“我对你有印象，你叫林……林什么来着？”

“林宇婧……”女警笑着道。

排了句，心事重重地出门了。

闭着门的会议室里，又响起了女声笑问：“哎哟，这位是不是根本没有方向感呀，怎么一直往郊外的山上跑？哥，这是群什么人呀，怎么都是没目标地乱撞？”

“呵呵，别那么当回事，就一帮学生娃。菜鸟，俄两天就回来了。”高远笑着，想当然地作了断言。

第一天还真没人求援，汇报给已经回岳西省的许平秋，他嗯了声，只摆了句没头没脑的话：“注意一下异常反应，及时汇报回来。”

什么异常？异于常人的呗，于是这个在超市偷吃的家伙就被当作第一个异常目标，汇报上去了。

第二天过去了，意外的是这干人虽然挨饿，虽然背井离乡流落在大街上，可居然还是没人求援。这一天王武为又拍到了几组让他心酸的场景，珠江畔，白云山下，两位神情肃穆的菜鸟，已经义无反顾地背上了大编织袋，加入了捡破烂的行列。两人看着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